

名作家文学课 陆建德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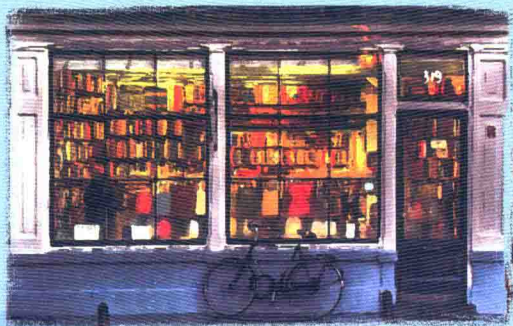
Isabel Allende, Liam Callanan, Timothy Egan, Dave Eggers,
Louise Erdrich, Henry Louis Gates Jr., Albert Goldbarth,
John Grisham, Ward Just, Chuck Palahniuk, Ann Patchett,
Francine Prose, Lisa See, Brian Selznick, Simon Winchester

我的书店

作家畅谈自己钟爱的实体书店

My Bookstore

Writers Celebrate Their Favorite
Places to Browse, Read and Shop



[美国] 罗纳德·赖斯 编 赵军峰 郭焯 赵安 译

Ronald Rice

译林出版社

名作家文学课

My Bookstore
Writers Celebrate Their Favorite
Places to Browse, Read and Shop

我的书店

作家畅谈自己钟爱的实体书店

〔美国〕罗纳德·赖斯 编 赵军峰 郭焯 赵安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书店：作家畅谈自己钟爱的实体书店 / (美) 罗纳德·赖斯 (Ronald Rice) 编；赵军峰，郭焯，赵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7

(名作家文学课)

书名原文：My Bookstore: Writers Celebrate Their Favorite Places to Browse, Read, and Shop

ISBN 978-7-5447-1363-4

I.①我… II.①罗… ②赵… ③郭… ④赵… III.①散文集—世界
IV.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0620号

My Bookstore: Writers Celebrate Their Favorite Places to Browse, Read and Shop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Russo

Edited by Ronald Rice and Booksellers Across America

Copyright © 2012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arranged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5-414号

我的书店 [美国] 罗纳德·赖斯 / 编 赵军峰 郭焯 赵安 / 译

责任编辑 韩继坤

装帧设计 胡 危

校 对 张 萍

责任印制 董 虎

原文出版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 Inc., 201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363-4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名作家文学课”总序

陆建德

英语文学在英语国家的大学成为一门学科，不过一百多年时间。这种建置在繁荣学术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现在不少博士论文，都要强调“方法”，考官首先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拿得出铮亮的理论装备，好像没有那些便于操作的词汇，就有辱英文专业的门楣。结果出现两种弊端。一是略知门道的读者只需浏览序言，就可以大致推知结语，期待中的阅读的愉悦，只得放弃；二是体现专业性、学术性的词汇，往往过于抽象。特里·伊格尔顿在讨论理论之热的得失时曾引用一段妙文，读起来高深，却不知所云，几乎是英语的变种。这些词汇中特别流行的（如“后现代性”）大而无当，像迷宫一样，作者在里面兜圈子，论文做得吃力，读者也叫苦不迭。这种情况，在其他语种里也存在。

研究文学的人多了，然而很多论述文学的写作却为了“艰深”而疏远普通读者。20世纪中期，一些批评大家的文章在非专业的读书界影响很大；而现在的“学术”与公众越来越远，要

通过“学院派写作”来亲近文学，希望是不大的了。于是我们想到，还是要请作家来谈文学，因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读者是普通读者，他们使用的语言，读起来也不会拗口，经验之谈中有着出人意料的洞察。

约翰逊博士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受人敬重的人物之一，他在为诗人格雷作传时曾说，普通读者的识趣未被文学上的偏见所败坏，他很高兴与这样的读者意见相合；诗作能否传世，固然与诗人的学问和诗艺相关，但最终将取决于普通读者的常识。弗吉尼亚·伍尔夫深爱这段文字，她还把“普通读者”用作自己评论文集的题目。伍尔夫在那本书的自序中指出，约翰逊博士心目中的普通读者，文学上的修养并不是很高，造物主也没有赏给他/她出众的才能。他/她读书纯粹是为了自娱，绝不是为了积攒知识，以便向学生传授，或纠正别人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我国也出现一股理论热。王佐良先生感叹道：“在各种理论之风不断吹拂的当前，回到约翰逊的‘常理’观是需要理论上的勇气的。”这常理“不是纯凭印象，而是掺和着人生经验和创作甘苦，掺和着每人的道德感和历史观”。这种文学批评“具体而又限于技术小节，有创见而又不故弄玄虚，看似重欣赏，实则关心思想文化和社会上的大问题”。约翰逊深知人生的难处与矛盾，他的思想温和而实在。说来也巧，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中，约翰逊是唯一入选经典作家的批评家。布鲁姆认为，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还难有与约翰逊比肩者。与当今“憎恨学派”的“性别崇拜”和“族裔鼓噪”相比，约翰逊的批评实践体现了“最清醒最狂野的陌生性”，而这种陌生性恰是原创性的标志。布鲁姆偏激，这可以不论。

约翰逊和伍尔夫也从事创作，作为“名作家”，他们谈文学

的文字至今魅力不减。译林出版社的这套“名作家文学课”丛书颇有发扬光大“常理”之意，同时也肯定当代各种以理论见长的专著的杰出贡献。我们精选了一些现当代世界文坛上的名家，请他们来上文学课，让读者通过他们的书信、演讲和随笔来亲近文学，感受文学。相信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不断邂逅“最清醒最狂野的陌生性”。

译者序

—

若有一天，实体书店彻底消失了，这世界会怎样？

对一部分人来说，或许不会有太大影响。他们可以足不出户，登录亚马逊网站，悠闲地用鼠标点开畅销书排行榜，把排在前几位的书放进购物车，最后结算付款，只等快递员第二天上门。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就像往常一样。

而对这本书里的作家们来说，没了实体书店，那可是犹如灾难降临一般。在他们眼里，书店并非仅仅是一个买卖商品的场所，更像是家一般的存在。

这七十余位美国当代作家多是畅销书作家，很多人曾获得过各种国家级文学奖项；在本书中，他们以各自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他或她钟爱的实体书店。这些书店横跨美国三十多个州，或处于喧嚣的闹市，或居于荒凉的沙漠一隅，或大或小，新旧不一，但对于这些作家而言，它们却均如家园一般，永远那么温馨而难以忘怀。

这些作家每人都有一间“私人”书店。有的作家在书店里有专门账户，自己以及家人需要什么书时，就前往书店选购。店主和店员都是要好的朋友，常常一见面就热情地把一本书塞到他或她的手里，说：“这本书你一定要读，保证你会喜欢！”作家中有不少人的职业生涯也是从这样一间私人书店起步，其第一本书甚至每一本书的发布会都在店里举办。店主会挖空心思帮助宣传，盛情邀请每一位进入书店的顾客光临读书会。

而说起有关书店的事情，这些作家都是如数家珍：书店的历史、书店的主人、店里的陈设……每个人和自己最爱的书店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或诙谐有趣，或怀旧感伤，但都温暖异常。在这本书中，作家将他们创作旅途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为你娓娓道来，你可以体会作家与自己钟爱的实体书店之间无比深厚的情愫，还有对于读书无尽的热爱和乐趣。

这些作家当中，有的是坚定的保守派，“顽固”地抵制一切电子化的东西；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拥抱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不排斥网上购书，但实体书店仍是更加青睐的对象。去书店买书，不是固执地坚持过时的生活方式，不是故作姿态地念旧，更多是守护人类所拥有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在实体书店里，店主和店员热爱书籍、了解书籍，用心铭记着顾客的喜好，为书籍与需要它们的人牵线搭桥；顾客与店主和店员们彼此信任，拥有挚友甚至家人一般的关系。

二

语言是人类思想之载体，文化交流之工具。文字是文化及其传承的核心，译者首先要从源于腓尼基字母、希腊字母和罗马拉丁

字母的英语字母文字所承载的思想和文化开始解读，继而转换成熔铸着东方思维方式，即具象、隐喻和会意的中文方块字。在此过程中，译者扮演的是跨文化交流的使者。正如作家以读书为乐，以逛自己钟爱的实体书店为乐，译者的乐趣在于有机会和这些作家一样进入他们的书店里徜徉。译者在领略这些知名作家的语言魅力之余，和他们产生共鸣，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体味他们的真情实感，经历他们的文化之旅和生命体验。

“译无止境，臻于至善。”翻译之乐在于语言之魅、文字之美和文化之奇，这一事业博大精深，永无止境；译者如同老中医，越博越智，越老越值钱；翻译之旅恰似游猎，沿途总有看不完的美丽景色，但关键不在于看风景，而在于不断有新的视角发现。翻译之乐还在于不断发现错误，并不断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译者的成长如同禅修，体验生命形态，发现人性自我的“本来面目”，“见性成佛”，能够体会“山穷水尽”后的“柳暗花明”，能够领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翻译和读书一样，需“知之”、“好之”和“乐之”。“芒鞋踏遍岭头云”，“春在枝头已十分”。译者和作家相逢是一种创造美和发现美的“天赐良缘”，通过解读他们用文字所传达的思想情感，和他们一起徜徉实体书店，能和他们一样从兴趣出发，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找到乐趣，找到满足感。如此才能体会到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描绘的三个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作家的文风迥异，每篇散文篇幅长短不一，且作家们常常引经据典，加上每间书店的地理位置不同，所处地方文化风俗各

异,这些都给本书翻译工作带来不少挑战和困难。译者在课堂上常说,“翻译要讲行话”,并云“好的翻译乃反复修改而成”。作为译者,虽译稿即将付梓,但依然诚惶诚恐,将译稿一遍又一遍地参照原文进行校对,请不谙原文的友人朗读,以期译文能做到忠实可信,读起来通顺自然。仿佛做回了学生,交了作业,总觉得不放心,生怕答卷不尽如人意。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重在“交际”(communication)。英文中的“communication”词源上指“seeking the commonness”,即“求同”,又可译为“传播”、“沟通”和“传意”,即传递原文的“意义”、“信息”和“意图”。因此翻译不仅要转换原本文的语言符号形式,传递原文的信息,更要实现信息和符号所承载的功能和意图,达到“功能对等”。这就要求译者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体验生命形态,领悟生命的意义,因此务必关注言语内容和言语方式,使得译文读者能够与原文读者有相同的反应。

翻译的本体是语言,探索翻译离不开语言的三个层面:形式、意义和功能。翻译的目的是传意,传意就是求同存异,跨越文化和语言壁垒的使者则是译者。海德格尔云,“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译者则是幸福家园的建构者;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翻译过程中求美求信是译者的不二选择。翻译的标准五花八门,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标准和对等是相对的概念;好的翻译读起来不像翻译,“神似”与“化境”是翻译美学的理想境界。

翻译的旅途中,译者除了“知之、好之和乐之”,还需要成为一个勤于思考和善于总结的“有心人”。“君子不器”,“君子修道”,中英两种语言文化存在巨大差别,作为通天塔的建设

者，译者需要跨越前进途中的壁垒和障碍，成功的译者在于“修行和悟道”。

三

身处这个瞬息万变的年代，每个人都被时代大潮裹挟着极速朝前奔去，身心难免疲惫。光怪陆离的数字化和网络化世界会让人眼花缭乱，海量信息呈碎片化，令人目不暇接，现代化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又伴随着毁灭人性本真的负面因素。与生俱来的贪欲和妄念，紧张和焦虑，又会让我们时常感到迷茫和苦痛。如何排解和消弭“负能量”，如何摆脱大千世界的诸多烦恼，如何能获取“拈花微笑”和“空灵玄妙”的“如海智慧”，获得“朴素自然”的心情，“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

“二十五年来，我去过的书店数不胜数，每当我走进一家，都会有初恋般的悸动。”——有作家如是说。

“在这世上，除了祖母的厨房之外，大概没有别的地方能比一家气氛融洽的书店更让人舒心了。”——有作家如是说。

“开普勒成了我的麦加，每日来到此地仿佛我孩提时代每天对那个纯净幻想世界的朝圣。”——有作家如是说。

“但是，在1985年我第一次来到凯彻姆之前，我从没见过哪一家书店像第一章这样对一个社区的幸福如此重要。”——有作家如是说。

“在好的书店里，人行走的方式是不同的；不会大步向前，因为我们不愿走得太快，草草经过一卷卷或熟悉或陌生的小说。”——有作家如是说。

“比起商店，它更像是一个老朋友的家，一个能让千千万万

个我们感受到欢迎，融入一个圈子，并且被相似思想和灵魂包围的地方。”——有作家如是说。

“要是鹤鹑岭图书与音乐消失了会怎么样？”

“这是个难以想象的问题，但我听很多人都问过。如果我们失去了这家出色的书店，我和无数其他人都将失去一间避难所，一处知识家园。”——有作家如是说。

“以墨汁浸润，以征尘遮体，我像一只到处流浪的孤猫，任何一家好书店于我而言尽如避风之庙宇，歇脚之教堂，祈福之神龕，露宿之圣林，吉卜赛人之大篷车，蒂华纳之夜店，寻乐之公园，心灵健康之矿泉疗养地，游猎之帐篷，漫步太空之空间站，又如筑梦之内室。多年来，贝灵厄姆的乡村书店对我来说均为上述之喻，最难忘的是最后一喻，因为几年之前，这间书店的确是我美梦成真之地。”——有作家如是说。

的确，人生苦短，人世无常。若有一个休憩处，一个避风港，里面亮着暖色的灯光，各类书籍轴卷盈室，书香四溢，时常找一个角落独处，拥书静读，或与店员畅聊，让他们为你推荐合适的读物，此番景象，怎不令人向往？如此地方，或许就在你家附近街道的转角，抽空去逛逛，像书中的作家们那样，忘怀徜徉，边走边看，抚摸书脊，闻着沁人心脾的书香之余，定会有特别的领悟，油生“禅意”，不见了迷误，不见了焦虑，不见了凄惶，顿觉精神愉悦，心境澄明，清静自如，洒脱“无相”。

译者

2017年春节于广州白云山麓

序

我生平所遇见的第一家好书店说不上是真正的书店。这家名叫“奥尔沃德与史密斯”的书店地处纽约州格罗弗斯维尔市北大街；如果我记得没错，店里的人自称是一家文具店。记得那里面没有空调，但即使在最难熬的炎夏也总是昏暗阴凉。除了有限的几排书摆在那儿，这家店还卖盒装信纸、日记本、记录册、成套的高档钢笔和圆珠笔，以及制图和画画的家什，比如画笔、尺子、圆规、计算尺、速写本、画布以及管装颜料。货架一层层向上顶着天花板，记得当时总思忖着自己够不着的盒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玩意儿。下面架子上封起来的盒子里装的又是些什么东西？让人浮想联翩。尽管当时我没有搞清楚，但是奥尔沃德与史密斯的确是给身处脏乱工业区却有着别样人生梦想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归宿。这里从来都是那么从容悠闲。

母亲每天都要工作，周六一大早我还得陪她一起跑些差事，奥尔沃德与史密斯通常是我们的第一站。我总是一进门就一屁股坐在摆放儿童书籍的那两个架子前，如饥似渴地翻阅着那一

长排整齐的推理小说，有“哈迪男孩”和“神探南希”系列，还有不太有名但是对我而言却更有吸引力的“肯·霍尔特”和“瑞克·布兰特”系列。我依然记得偶遇自己钟爱的系列中难以捉摸的第十一或第十七册时，心里那种无与伦比的激动——我找寻了那册书几年，现在终于发现了它，而就在前一周，它还踪影难觅。这使得我惊叹人世之妙，大有“踏破铁鞋无觅处”之后的惊喜。（此种童年的惊喜，等到半个世纪后亚马逊带着它移动鼠标、点击购买的网站出现时才被比下去。）和那些书的出现一样神秘的是将其买回的钱从哪儿来。母亲永远在提醒我金钱不会长在树上，至少不会长在我们家的树上；假如我盯着伍尔沃斯商店的玩具手枪目不转睛，她就会说可以用我辛苦攒下的零用钱买。否则，那就得等生日或者圣诞节到了再说。但是如果我买书时还差一美元，她总是会从她的钱包里找出来给我补上，我就不需要为此再去等上一周的时间，也许那时其他男孩子就会捷足先登了。

出了奥尔沃德与史密斯，在明媚的阳光下，你能一眼望到这条街的尽头。穿过十字路口，街道那头是南大街，那里尽是一些低级酒吧和台球室，外面站的尽是一些吊儿郎当、无精打采的懒汉，猥琐地冲面前走过的漂亮女人乱吹口哨。有时候我父亲也在当中。后来我年满十八岁成人之后，在那时的纽约可以合法地喝酒了，我也会混迹当中。如同那家文具店，那些低级酒吧凉爽、阴暗而又神秘，有段时间我还挺爱进去的，但是我从来就不属于那儿。像在孩童时代一样，我还是喜欢坐在奥尔沃德与史密斯的地板上，充满欣喜地抚摸店里图书的书脊：这里才是我的心之所属。

时光又匆匆过了二十年。我现在成了一名英语助理教授，

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全职教书，拼命想成为一名作家。我和太太几乎像我和母亲以前在格罗弗斯维尔时一样清贫。我们住在一间公寓里，在此社区生活，经验告诉我，要在我们破旧的老车前后窗都贴上标签，告知周边的小偷们车门未锁，千万别砸车玻璃。标签上写明车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车载收音机和喇叭早就被偷走了。不过那当然是骗人的。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总是把书忘在车里。有时早上出门，明显发现有人进去过，但是我的书还在老地方，没谁去动它们。

每过个把月，如果攒了些钱，我和太太会在周六晚上去伍斯特大街找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一顿廉价晚餐——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算奢侈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总是会在阿提库斯书店停一下，那里奇迹般地有一份星期天的《时报》清晨版等着我们。怎么可能？明天的报纸，今晚就见到了。阿提库斯书店是个干净、照明很好的去处，是美国较早地认识到了把卖书和卖好喝的咖啡结合起来的好处的书店。刚刚在餐馆奢侈了一把，让我们的预算有些紧张，不过我们还是买了咖啡，找张小桌子坐下来，从身边的书架上取卷翻阅。这是书啊。我那时已经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但是从未出过书。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名字以“R”开头的作者的书，如果我也能出版一本书的话，也应该放在那个位置。^①有一天，我也会像抚摸着印有菲利普·罗斯的名字的书脊一样摸着自己的作品啊。从某个方面讲，这样想过头了点儿。不过，我禁不住感觉到自己属于这里，正和多年以前我在格罗弗斯维尔那家叫奥尔沃德的书店里感受到的一模一样。

许多人喜欢好的书店，作家呢？我们爱书店可是爱得忘乎

① 本文作者理查德·拉索名字原文为 Richard Russo。

所以，而且相互交流心得体会。对自己的最爱那可是钟爱一生，毫无理智。每家独立书店关张，我们都感同身受。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一般不会排斥网上购买的电子书（好吧，有些人也许会排斥），但是至少我们这代人常常会将自己的作家生涯归功于一些伟大的独立书店——这些书店中许多已不复存在了。那些顽强地幸存下来的书店，继续为生存而战，即使光顾的客人越来越多地把它们当成样品陈列室，把书店工作人员当成专家来咨询，使用它们上缴的销售税去资助学校，然后回家，投向网上商店冰冷的怀抱。他们只用移动鼠标轻轻一点；尽管是无意，但通过这个简单的动作，他们还是毁掉了下一代及之后的作家的前程。因为帮助作家宣传的正是那些独立的实体书店，以前替我宣传的也正是它们。假如这些实体书店还存在，有了它们的帮助，你尚无了解的那些了不起的年轻作家，他们的作品将能与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到埃米尔·左拉那样的英雄前辈们的书摆在一起。这也是我曾设法做到的。没了这些书店，哎呀，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当然，我是个老古董，更喜欢用纸和笔，而不是在电脑屏幕前做事。我也同意，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不管用何种方式创作，关键还是要看书里写的东西。一本优秀的电子书总要比装帧精美却索然无味的纸质书好。但我而言，像我所去的第一家书店那样，所有的实体书店依然是我们任想象驰骋的居所。发现我自己的书在店里，总能给我带来自豪，也带来卑微。犹如图书馆一样，实体书店永远是实实在在的场所，给我们带来漫长岁月里，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最长、最好、最令人心动的对话。里面的店员会耐心地告诉你谁在讲什么话。假如你问，他们会告诉你最近理查德·拉索又有什么新作品。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把你

就是一定要读的书放在你的手心，也许这作家你从未听说过，他马上就会开始与你对话，告诉你他认为重要的事情。

假如读者诸君最近有些日子没进过一家中意的好书店了，现在你手上的这本书在亲切地对你讲，欢迎回家。

理查德·拉索

2012年